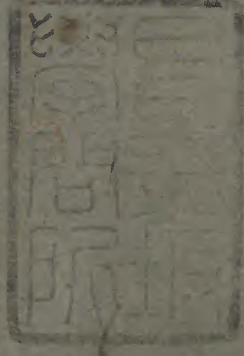


林子

七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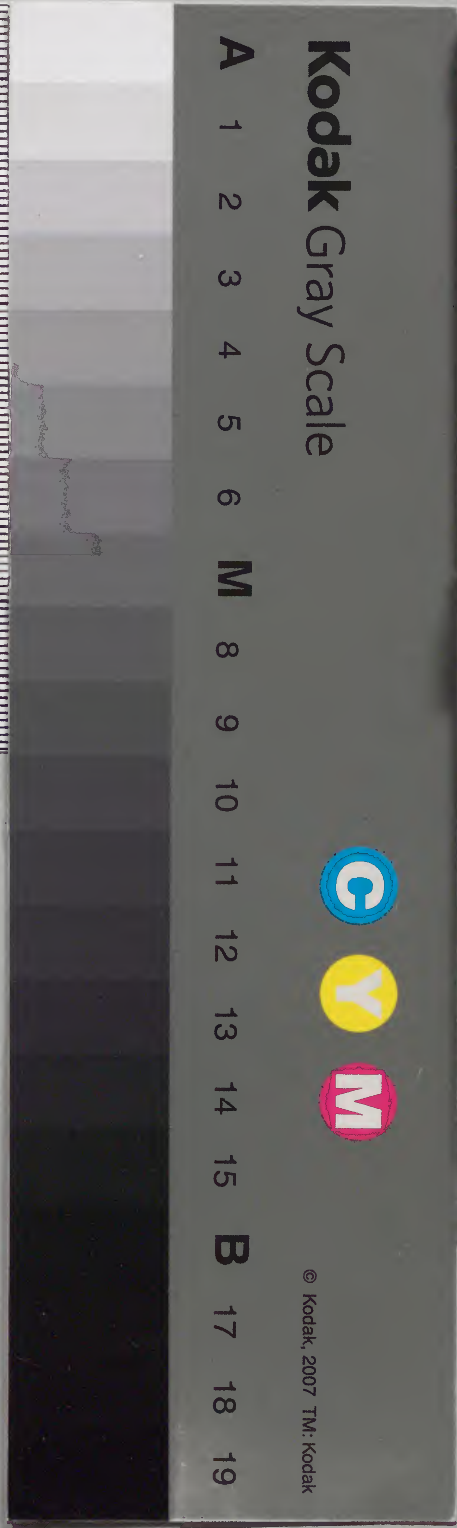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	九	二	二
〇	一	四	七
冊	架	函	號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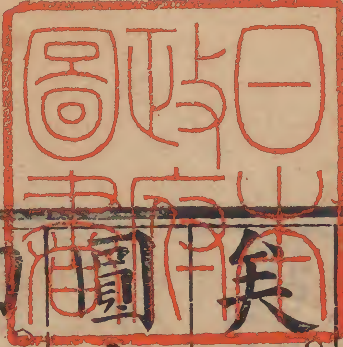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〇七	二	二	漢
函	〇	四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43	
冊數	20 (3)		
函號	307	83	



林子自書先衍卷端淺草文庫

人問易也。卦有內外。爻有變動。爾
矣。而乃今所謂先者。有縱有橫。有
圓有方。而與易異者。何也。爾虛子
曰。吾心本虛也。寂然不動而已矣。
吾而感之。而大生焉。我即天也。由
是擴而衍之。縱之橫之。圓之方之。



無所往而非天也。凡有血氣莫不覆幬。吾而感之而廣生焉。我即地也。由是擴而衍之。縱之橫之。圓之方之。無所往而非地也。凡有血氣莫不持載。吾而感之而明生焉。我即日也。即月也。由是擴而衍之。縱之橫之。圓之方之。無所往而非日也。而非月也。凡有血氣莫不照臨。夫如是則吾心太虛之本體。至大至廣至明。庶乎其盡矣。若或不達。余先衍之旨。而專以之筮吉筮凶。筮休筮咎。則是術數者流。此豈余衍衍之初心哉。

萬曆己亥夏閩門人游萬雋謹述

林子

門人王興重閱

陳標

袁希朱全校

游天騏命梓

先行

爾虛子曰。何以謂之先也。先也者。先也。太虛也。即先即太虛。即太虛即先。故天也而忘乎其天之先。而太虛之。斯其天之所以先也。地

先行

也而忘乎其地之先而太虛之斯其地之所
以先也。人也而忘乎其人之先而太虛之斯
其人之所以先也。夫先且未之知矣。而又惡
得而忘之。爾虛子曰。必其忘之。乃其所以先
也。故能忘乎其先者。乃所以知乎其先也。若
曰天之先。地之先。人之先。而即此是先而先
之。未可以為先也。若果能忘乎其天之先。忘
乎其地之先。忘乎其人之先。而即此未始先
而先之。不謂之先之。所以先與。故作先行。蓋
所以行乎其先之未始先也。

混虛氏曰。先行也者。衍先也。先能生天。先能
生地。先能生日。先能生月。先能生人。人惟得
其先也。故能衍天。衍地。衍日。衍月。而天地日
月。各足於人之先。而人莫之知也。

四

天

四

此衍當令圖之以象形
體為是。今乃文之以字
者。抑豈不知當其時也。
不有文字乎。蓋直取其
便爾。

四

爾虛子曰。此太虛之衍也。夫既曰先行矣。而
又曰太虛之衍者。何也。先也者。太虛也。而莫
爲之先者。太虛也。而自生之。而自成之。而無
所待於衍者。衍也。其衍。北天。南地。東日。西月。
斯時也。而人尚未生焉。故其中虛。然太虛者。
虛空而已矣。而其曰北天者。何也。但虛空中
自浮其氣於其上爾。蓋有莫之爲而爲之者。
其始天乎。其曰南地者。何也。但虛空中自凝
其形於其下爾。蓋有莫之爲而爲之者。其始
地乎。其曰東日者。何也。但虛空中自陽其氣
於其晝爾。蓋有莫之爲而爲之者。其始日乎。
其曰西月者。何也。但虛空中自陰其氣於其
夜爾。蓋有莫之爲而爲之者。其始月乎。

天 人

爾虛子曰。此混虛氏之衍也。衍之而未嘗衍

矣。仍其所自生也。仍其所自成也。其衍亦北天。亦南地。亦東日。亦西月。斯時也。而人則既生矣。故其中人。人曰。混虛氏非人。與。爾虛子曰。混虛氏其人。與。爾虛子曰。豈必混虛氏。後世有混虛氏者。出焉。則亦能位天地日月之中矣。

混虛氏章

爾虛子曰。天未始天也。而太虛其始生天乎。夫太虛之所以生天者。豈其有以虛之而氣氣之而北。北之而天乎。藉言有以氣之北之天之矣。則亦不可謂之太虛。而又惡能氣而北之。以生天乎。地未始地也。而太虛其始生地乎。夫太虛之所以生地者。豈其有以虛之而形。形之而南。南之而地乎。藉言有以形之南之地之矣。則亦不可謂之太虛。而又惡能形而南之。以生地乎。日未始日也。而太虛其始生日乎。夫太虛之所以生日者。豈其有以

虛之而龜。龜之而東。東之而日乎。藉言有以
龜之東之日之矣。則亦不可謂之太虛。而又
惡能龜而東之以生日乎。月未始月也。而太
虛其始生月乎。夫太虛之所以生月者。豈其
有以虛之而魄。魄之而西。西之而月乎。藉言
有以魄之西之月之矣。則亦不可謂之太虛。
而又惡能魄而西之以生月乎。

爾虛子曰。太虛北其氣而生天焉。天固未始
名也。而混虛氏以其氣之北。而名之爲天乎。
天名矣。而復文字之以語人曰。其氣之浮者。
天其名乎。故天下萬世群而呼之之謂天矣。
太虛南其形而生地焉。地固未始名也。而混
虛氏以其形之南。而名之爲地乎。地名矣。而
復文字之以語人曰。其形之凝者。地其名乎。
故天下萬世羣而呼之之謂地矣。太虛東其
魂而生日焉。日固未始名也。而混虛氏以其
魂之東。而名之爲日乎。日名矣。而復文字之
以語人曰。其魂之晝者。日其名乎。故天下萬

世羣而呼之之謂日矣。太虛西其魄而生月
焉。月固未始名也。而混虛氏以其魄之西而
名之爲月乎。月名矣。而復文字之以語人曰。
其魄之夜者。月其名乎。故天下萬世羣而呼
之之謂月矣。

爾虛子曰。有以混虛氏爲天乎。則混虛氏人
矣。而非天也。有以混虛氏爲非天乎。則混虛
氏乃天之先矣。而非天也。有以混虛氏爲地
乎。則混虛氏人矣。而非地也。有以混虛氏爲
非地乎。則混虛氏乃地之先矣。而非地也。有
以混虛氏爲日乎。則混虛氏人矣。而非日也。
有以混虛氏爲非日乎。則混虛氏乃日之先
矣。而非日也。有以混虛氏爲月乎。則混虛氏
人矣。而非月也。有以混虛氏爲非月乎。則混
虛氏乃月之先矣。而非月也。故以人之形而
言之。形其有大小乎。而人之形。其小於天。小
於地。小於日。小於月者乎。以人之先而言之。
先其無大小乎。而人之先。其大於天。大於地。

大於日。大於月者乎。

爾虛子曰。混虛氏其先乎人而先者乎。惟其先乎人而先也。故能先乎天而先也。人之先也。其天之先乎。天之先也。其人之先乎。惟其先乎人而先也。故能先乎地而先也。人之先也。其地之先乎。地之先也。其人之先乎。惟其先乎人而先也。故能先乎日而先也。人之先也。其日之先乎。日之先也。其人之先乎。惟其先乎人而先也。故能先乎月而先也。人之先也。其月之先乎。月之先也。其人之先乎。人曰。如此。則我其天地日月乎。爾虛子曰。天地日月。我也先也。天不先。其能我乎。我不先。其能天乎。故天也者。以我之先而先我也。我也者。以天之先而先天也。地不先。其能我乎。我不先。其能地乎。故地也者。以我之先而先我也。我也者。以地之先而先地也。日不先。其能我乎。我不先。其能日乎。故日也者。以我之先而先我也。我也者。以日之先而先日也。月不先。

其能我乎。我不先。其能月乎。故月也者。以我之先而先我也。我也者。以月之先而先月也。人曰。太虛也者。太虛而已矣。先衍也者。先衍而已矣。何以謂之混乎。何以謂之先乎。其有混乎。其無混乎。其混之先乎。其先之混乎。爾虛子曰。混其先乎。故先也者。混也。混天地日月而先之也。先其混乎。故混也者。先也。先天地日月而混之也。其有所混而先乎。其無所混而先乎。其有所先而混乎。其無所先而混乎。不可得而知也。太虛而已矣。混其先而衍之乎。衍之而無待於混乎。先其混而衍之乎。衍之而無待於先乎。不可得而知也。太虛而已矣。其有所混而虛乎。其無所混而虛乎。其有所先而虛乎。其無所先而虛乎。不可得而知也。太虛而已矣。

爾虛子曰。太虛以其虛。而混混虛氏之虛乎。混虛氏以其虛。而混太虛之虛乎。人曰。混虛氏其混太虛乎。太虛其混混虛氏乎。爾虛子

曰。混虛氏其太虛乎。其混太虛乎。太虛其混
虛氏乎。其混混虛氏乎。人曰。太虛其可得而
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太虛其不可得而混乎。
爾其觀之河海乎。族夫水者莫神於龍。而諸
凡賴水以水者。一水也。其有不混於水者乎。
爾其觀之天地乎。靈乎氣者莫貴於人。而諸
凡賴氣以氣者。一氣也。其有不混於氣者乎。
爾其觀之太虛乎。附於虛以積氣積形者。莫
大於天地。而諸凡賴虛以虛者。一虛也。其有
不混於虛者乎。人曰。信斯言也。則凡徧滿諸
太虛中。皆物則皆混太虛也。而况人乎。而奚
獨混虛氏之混太虛乎。爾虛子曰。混虛氏人
也。惡乎人而不混太虛乎。人曰。人混太虛矣。
惡乎我而不混太虛乎。爾虛子曰。爾亦人也。
惡乎爾而不混太虛乎。人曰。我其混太虛矣。
惡乎人而不以我爲混虛氏乎。爾虛子曰。惡
乎人而以爾爲混虛氏乎。而混虛氏之所以
爲混虛氏者。非爾也。

爾虛子曰。太虛之虛。其生天乎。而人心之虛。亦能生天。太虛之虛。其生地乎。而人心之虛。亦能生地。太虛之虛。其生日乎。而人心之虛。亦能生日。太虛之虛。其生月乎。而人心之虛。亦能生月。人曰。夫人上而覆於天也。豈其能生天乎。夫人下而載於地也。豈其能生地乎。夫人晝而照於日也。豈其能生日乎。夫人夜而照於月也。豈其能生月乎。爾虛子曰。我之心。先天而天天也。故其能生天乎。我之心。先地而地也。故其能生地乎。我之心。先日而日日也。故其能生日乎。我之心。先月而月月也。故其能生月乎。故天而覆也。其皆我之覆乎。地而載也。其皆我之載乎。日而晝也。其皆我之晝乎。月而夜也。其皆我之夜乎。而况乎天也。不有我之先天而天天焉。則其天也。其能覆乎。而况乎地也。不有我之先地而地地焉。則其地也。其能載乎。而况乎日也。不有我之先日而日日焉。則其日也。其能晝乎。而况

乎月也。不有我之先月而月月焉。則其月也其能夜乎。

人曰。混虛氏豈其能先天而天天乎。混虛氏豈其能先地而地地乎。混虛氏豈其能先日而日日乎。混虛氏豈其能先月而月月乎。爾虛子曰。惡乎混虛氏之不先天而天天乎。太虛之先天而天天者。混虛氏之先天而天天也。惡乎混虛氏之不先地而地地乎。太虛之先地而地地者。混虛氏之先地而地地也。惡乎混虛氏之不先日而日日乎。太虛之先日而日日者。混虛氏之先日而日日也。惡乎混虛氏之不先月而月月乎。太虛之先月而月月者。混虛氏之先月而月月也。

人曰。混虛氏其先乎天而混天之先乎。天其可得而先。而天之先也。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其天之不可得而先。而天之先也。其不可得而混乎。人曰。混虛氏其先乎地而混地之先乎。地其可得而先。而地之先也。其

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其地之不可得而先。而地之先也。其不可得而混乎。人曰。混虛氏其先乎。日而混日之先乎。日其可得而先。而日之先也。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其日之不可得而先。而日之先也。其不可得而混乎。人曰。混虛氏其先乎。月而混月之先乎。月其可得而先。而月之先也。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其月之不可得而先。而月之先也。其不可得而混乎。

爾虛子曰。天天也者。心乎其天焉者乎。地地也者。心乎其地焉者乎。日日也者。心乎其日焉者乎。月月也者。心乎其月焉者乎。人曰。天其有心乎。爾虛子曰。有。天無心也。其能天乎。人曰。地其有心乎。爾虛子曰。有。地無心也。其能地乎。人曰。日其有心乎。爾虛子曰。有。日無心也。其能日乎。人曰。月其有心乎。爾虛子曰。有。月無心也。其能月乎。

爾虛子曰。太虛其有心乎。人曰。惡乎太虛虛

也之有其心乎。爾虛子曰。惡乎太虛虛也之
不有其心乎。而諸凡太虛中之靈而心者。其
皆太虛之有以心其心乎。爾虛子曰。太虛其
有身乎。人曰。惡乎太虛虛也之有其身乎。爾
虛子曰。惡乎太虛虛也之不有其身乎。而諸
凡太虛中之形而身者。其皆太虛之有以身
其身乎。爾虛子曰。混虛氏其無心乎。人曰。惡
乎混虛氏人也之無其心乎。爾虛子曰。惡乎
混虛氏人也之有其心乎。太虛之無心。混虛
氏之無心也。若混虛氏之心其心矣。惡乎其
能混虛而太虛乎。爾虛子曰。混虛氏其無身
乎。人曰。惡乎混虛氏人也之無其身乎。爾虛
子曰。惡乎混虛氏人也之有其身乎。太虛之
無身。混虛氏之無身也。若混虛氏之身其身
矣。惡乎其能混虛而太虛乎。
爾虛子曰。太虛其無心乎。其有心乎。太虛雖
虛也。而不得不炯之而神矣。惡乎太虛中之
心。而非太虛之心乎。太虛其無身乎。其有身

乎。太虛雖虛也。而不得不散之。而氣矣。惡乎太虛中之身。而非太虛之身乎。混虛氏其有心乎。其無心乎。混虛氏雖人也。而不自有其心矣。惡乎混虛氏而非太虛之無心乎。混虛氏其有身乎。其無身乎。混虛氏雖人也。而不自有其身矣。惡乎混虛氏而非太虛之無身乎。太虛其無心而有心乎。混虛氏其有心而無心乎。太虛其無身而有身乎。混虛氏其有身而無身乎。

人曰。混虛氏其虛乎。而天也。地也。日也。月也。其亦虛乎。爾虛子曰。天有其氣矣。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不在於氣。而在於虛也。地有其形矣。而地之所以爲地者。不在於形。而在於虛也。日有其魂矣。而日之所以爲日者。不在於魂。而在於虛也。月有其魄矣。而月之所以爲月者。不在於魄。而在於虛也。然而氣也。形也。魂也。魄也。豈足以礙其虛也。而不太虛乎。若混虛氏身矣。天之氣也。地之形也。日之魂也。

月之魄也。故混虛氏之身其身矣。而夷猶於天地日月之中乎。混虛氏之不自身其身矣。而超出於天地日月之表乎。人曰。混虛氏身矣。惡乎其不自身其身乎。爾虛子曰。惡乎其混虛氏之自身其身乎。混虛氏以其身而毀器之。而敝衣之爾。而又惡乎自身其身乎。人曰。身也者。生人之至貴也。而混虛氏而毀器之。而敝衣之。而又惡知貴其所貴者乎。爾虛子曰。混虛氏豈曰貴其身而美器之也。亦且貴其身瑚璉而美器之矣。豈曰貴其身而美衣之也。亦且貴其身袞裳而美衣之矣。子獨不觀之志士仁人乎。當其仁也。而以其身為貴也。否乎。當其義也。而以其生為貴也。否乎。而况於混虛氏焉。此混虛氏之不自身其身也。故其能先天地日月而先之者矣。人曰。太虛虛也。而生天。而生地。而生日。而生日。而謂之太虛也。可乎。爾虛子曰。太虛虛也。而生天。而生地。而生日。而生日。而謂之太虛

也不可乎。豈其太虛虛也。顧有在於不生天
不生地。不生日。不生月。虛其虛也。而後謂之
太虛乎。人曰。混虛氏虛也。而名天。而名地。而
名日。而名月。而謂之混虛氏也可乎。爾虛子
曰。混虛氏虛也。而名天。而名地。而名日。而名
月。而謂之混虛氏也不可乎。豈其混虛氏虛
也。顧有在於不名天。不名地。不名日。不名月。
虛其虛也。而後謂之混虛氏乎。

人曰。太虛也者。太虛也。而生天。而生地。而生
日。而生月。不其有象乎。不其有形乎。不其有
可見之迹乎。爾虛子曰。其無生無象無形無
見者。其太虛乎。其有生有象有形有見者。其
亦太虛乎。人曰。混虛氏也者。混虛也。而名天。
而名地。而名日。而名月。不其有文乎。不其有
字乎。不其有可言之實乎。爾虛子曰。其無名
無文無字無言者。其混虛氏乎。其有名有文
有字有言者。其亦混虛氏乎。故太虛其虛乎。
惡得以無生無象無形無見而謂之太虛乎。

惡得以有生有象有形有見而不謂之太虛乎。而太虛之所以爲太虛者。其殆非人之所能測識者乎。混虛氏其混虛乎。惡得以無名無文無字無言而謂之混虛氏乎。惡得以有名有文有字有言而不謂之混虛氏乎。而混虛氏之所以爲混虛氏者。其殆非人之所能測識者乎。

人曰。太虛也者。固不自知其能衍天。能衍地。能衍日。能衍月矣。而混虛氏之衍天衍地衍日衍月也。豈亦不之知乎。爾虛子曰。惡乎其知之乎。人曰。豈其真有所不知乎。爾虛子曰。惡乎其不知之乎。人曰。惡乎其謂之不知乎。又惡乎其謂之知乎。而其所以不知。所以知者。幸以告我也。爾虛子曰。余惡乎知混虛氏之所以不知。而以告爾乎。又惡乎知混虛氏之所以知。而以告爾乎。

爾虛子曰。藉言天而自有其氣也。而曰我天也。是亦天而已矣。惡乎其爲天之先而先天

乎。藉言地而自有其形也。而曰我地也。是亦地而已矣。惡乎其爲地之先而先地乎。藉言日而自有其魄也。而曰我日也。是亦日而已矣。惡乎其爲日之先而先日乎。藉言月而自有其魄也。而曰我月也。是亦月而已矣。惡乎其爲月之先而先月乎。藉言人而自有其身也。而曰我人也。是亦人而已矣。惡乎其爲人之先而先天地日月之先乎。

人曰。人也者。後乎天地日月而生焉者也。而天地日月之先。豈不太虛而無有乎。爾虛子曰。曰。惡得其謂之無有乎。人曰。願聞其所以有。爾虛子曰。我也。旣我矣。非有而何。人曰。人旣無有矣。而惡乎有爾之所謂我乎。爾虛子曰。我非以我之我爲有也。我乃以我之先爲有也。我之先。太虛也。而天地日月之先。孰非太虛之先乎。孰非太虛之先。孰非我之先乎。孰非我之先。孰非我之有乎。

人曰。混虛氏先矣。豈其盡乎人也。亦皆有其

先乎。爾虛子曰。惡乎人之不有其先乎。人曰。豈其能以其先也。衍天衍地衍日衍月。如混虛氏者乎。爾虛子曰。惡乎其人之不能以其先也。衍天衍地衍日衍月。如混虛氏者乎。特混虛氏能以其先也。衍天衍地衍日衍月。而無愧於太虛之所以虛而先之也。而人之不能衍天衍地衍日衍月也。豈其太虛無以虛而先之。而異於混虛氏者乎。

人曰。人也者。人也。人固不能混太虛矣。其亦不知其能混混虛氏乎。爾虛子曰。人豈有不能混混虛氏乎。人能混混虛氏。則亦混太虛矣。人曰。敢問人之所以能混混虛氏以混太虛者。爾虛子曰。太虛而已矣。人曰。人安能太虛。敢問太虛之所以太虛。與夫混虛氏之所以太虛者。爾虛子曰。太虛者。太虛也。而混虛氏之何思何慮。亦太虛也。人而不能太虛。混虛氏者。鑿乎其思也。鑿乎其慮也。人豈其無有何思何慮之時乎。卽此何思何慮之時。便

是混虛氏。便是太虛。惡乎人而不能混虛氏。以混太虛乎。

先詠

我先天地用。我用天地先。我超天地外。我在天地前。

太虛是我體。天地皆吾用。太虛天地我。無共無不共。

太虛天地我。渾淪一大道。何處非我身。生可死亦可。

未發之謂中。無復得而論。將先問太虛。太虛不可問。

問先向天地。天地莫能對。天地總不知。覆載自成位。

問先混虛氏。混虛氏不對。豈其不欲言。似有塞其兌。

先天天弗違。大易繫之辭。孔聖無知也。知者其阿誰。

望道未之見。文王亦不識。聲臭俱泯時。於穆

眇無迹。

豈曰文尼父。犧堯夏氏禹。藉言共一堂。相對亦忘語。

太虛能生天。天亦能生我。天地太虛中。與我同一道。

太虛能生我。我亦能生天。太虛元是我。天地共一先。

渾沌迨於今。今古只一瞬。跬步距天外。其間不能寸。

終乎其無終。始乎其無始。始終始復終。太虛而已矣。

太虛混。混虛。混虛混。太虛。太虛混。虛氏神化自如如。

周流於六虛。六虛何者是。天地此無窮。我心亦不異。

天地皆我心。我爲天地先。日月皆我心。我爲日月先。

盈盈太虛中。莫非我之心。莫非我之心。莫非

我之先。

莫非我之心。莫非我之先。我心卽我先。浩乎其無邊。

莫非我之先。莫非我之心。我先卽我心。勿向心外尋。

太極不爲先。尚有太極前。太乙不爲先。亦有太乙前。

夫靜而曰先。有靜卽非先。夫體而曰先。有體卽非先。

天地如許大。吾身何其小。大小非所論。反觀得其妙。

其妙竟何如。天人一太虛。茫茫太虛裡。天地非有餘。

其妙不可言。太虛是我先。天先卽是我先。卽是天。

人曰。夫太虛能生天生地。固矣。惡乎人也。其能生天生地乎。爾虛子曰。太虛之太虛。人之太虛也。惡乎人也。其不能生天生地乎。人曰。

天開地闢。而人未始生矣。惡乎人也。其能生
天生地乎。爾虛子曰。信斯時也。人固未始生
矣。而人之太虛也。不既先而有乎。故太虛也
者。徹天徹地。徹人徹物。徹古徹今。徹內徹外。
徹大徹小。徹通徹塞。而莫非太虛也。故未有
天地也。而天地之太虛在太虛。既有天地也。
而太虛之太虛在天地。未有人也。而人之太
虛在太虛。既有人也。而太虛之太虛在人。夫
未有人也。而人之太虛則在太虛矣。惡乎太
虛之生天生地。而非人之生天生地乎。

先衍衍

爾虛子曰。先衍衍也者。衍先衍也。太虛之衍。
北乎其天。南乎其地。東乎其日。西乎其月。先
衍之衍。亦北其天。亦南其地。亦東其日。亦西
其月。仍其定位也。而中其人。先衍衍之衍。北
之南。之東。之西。之縱。之橫。之員。之方。之。而人
乃心天地日月之心。以爲心焉。故不列於衍。
而其衍也不居。左。衍縱衍二。衍橫衍二。衍縱

橫還元衍一。衍縱橫復初衍一。衍縱橫方員
衍二。凡八。其例也。

衍縱衍

天

天初衍地次衍日又次

上 中 下

爾虛子曰。天位乎上。其衍自上而下。

地

日又次月次衍地初衍

丁 中 上

爾虛子曰。地位乎下。其衍自下而上。

衍橫衍

日

日初衍

天次衍

地又次

爾虛子曰。日生於東。其衍自東而西。

月

月又次 日次 月初
無 母 田

爾虛子曰。月生於西。其衍自西而東。

衍縱橫還元衍

天天元

田田元
田田元
田田元

爾虛子曰。元也者。先也。衍之先也。不可得而
衍也。如天衍天位。而值其變焉。是變天復天。
天天而未始天者。其元也。重作縱衍。亦自上
而下。地衍地位。而值其變焉。是變地復地。地
地而未始地者。其元也。重作縱衍。亦自下而
上。日衍日位。而值其變焉。是變日復日。日日
而未始日者。其元也。重作橫衍。亦自東而西。
月衍月位。而值其變焉。是變月復月。月月而
未始月者。其元也。重作橫衍。亦自西而東。

先衍
衍縱橫復初衍

日初位

天初位

地初位

月初位

爾虛子曰。此先衍之定位也。定位者。初位也。如天西之而月也。數值月位。變天而月。以復其月之初位也。變衍自西而東。地東之而日

也。數值日位。變地而日。以復其日之初位也。變衍自東而西。日南之而地也。數值地位。變日而地。以復其地之初位也。變衍自下而上。月北之而天也。數值天位。變月而天。以復其天之初位也。變衍自上而下。衍縱橫方員衍

心天後衍

天衍

天衍

天衍

天行

天行初

天行前

天行後

天行

天行

天行

爾虛子曰。天行人位者。是心中有一天也。而
數值焉。不變變則失其心之天矣。由是以心
之天。北之南之。而縱其衍也。由是以心之天。
東之西之。而員其衍也。由是以心之天。隅而
四之。而方其衍也。先北後南。先左後右者。天
以陽而衍也。其地陰也。反是。

心日後衍

日行

日行

日行

日行三

日行前

日行

日行

日行

日行

爾虛子曰。日行人位者。是心中有一日也。而
數值焉。不變變則失其心之日矣。由是以心
之日。東之西之。而橫其衍也。由是以心之日。

天行

其

場

先令
北之南之。而員其衍也。由是以心之日。隅而
四之。而方其衍也。先左後右。先北後南者。日
以陽而衍也。其月陰也。反是。

先衍衍究

爾虛子曰。先衍也者。衍乎其天之先者也。而
天之先者。天天。衍乎其地之先者也。而地之
先者。地地。衍乎其日之先者也。而日之先者
日日。衍乎其月之先者也。而月之先者。月月。
以混虛氏之先乎其先者。而猶語人曰。我其
衍天之先乎。而我之所衍者。天焉。已爾。而非
先也。我其衍地之先乎。而我之所衍者。地焉。
已爾。而非先也。我其衍日之先乎。而我之所
衍者。日焉。已爾。而非先也。我其衍月之先乎。
而我之所衍者。月焉。已爾。而非先也。而况余
乎。衍其所衍之天。尚恐不足以達天。而况天
之先乎。衍其所衍之地。尚恐不足以達地。而
况地之先乎。衍其所衍之日。尚恐不足以達
日。而况日之先乎。衍其所衍之月。尚恐不足

以達月。而况月之先乎。故先衍也者。衍乎其先。而與上知者衍也。先衍衍也者。衍乎其衍。而與知者衍也。

爾虛子曰。衍以先名者。何也。曰。易曰。連山曰。歸藏曰。先。皆其名也。故先也者。先也。而未始一也。一尚未有。而况所謂天地者乎。而况所謂日月者乎。所謂天地日月者。先之衍也。

爾虛子曰。衍之義。衍也。故衍也者。羨也。羨之而廣大之者。衍也。衍也者。演也。演之而文字之者。衍也。衍从水从行。如水之行也。水自混。混中溢出。而放於海者。流衍其義也。故有有待。䟽決。而水自行者。衍之而未始衍也。有有待。䟽決。而水乃行者。衍之而有所衍也。

爾虛子曰。未始一者。先也。先而衍之。而一生焉。衍之未始衍也。一也者。太極也。太極而復衍之。而天地日月生焉。衍之而未始衍也。爾虛子曰。太虛之衍。而自生之。不衍而生也。而自成之。不衍而成也。如一曰水。二曰火。三

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生成之數。而非有所於
衍者。衍也。若先衍之衍。仍其所自生也。而非
有所於生而衍之也。仍其所自成也。而非有
所於成而衍之也。故太虛之衍。是乃本然之
體。而非人矣。混虛氏之衍。雖曰本然之體。而
倣之者人矣。

人問衍之先於爾虛子。爾虛子曰。不知也。又
問。爾虛子曰。不知也。然則孰知之。爾虛子曰。
惟能衍先者。其知衍之先乎。故知衍之先者。
則能天而天之。而不知有天者。先也。地而地
之。而不知有地者。先也。日而日之。而不知有
日者。先也。月而月之。而不知有月者。先也。

爾虛子曰。混虛氏其以人之先。衍天之先乎。
然則天之先也。與人之先。同與。曰。然。氣異而
先同也。混虛氏其以人之先。衍地之先乎。然
則地之先也。與人之先。同與。曰。然。形異而先
同也。混虛氏其以人之先。衍日之先乎。然則
日之先也。與人之先。同與。曰。然。魂異而先同

也。混虛氏其以人之先。衍月之先乎。然則月之先也。與人之先同與。曰。然。魄異而先同也。爾虛子曰。北亦有中者。天之中也。南亦有中者。地之中也。東亦有中者。日之中也。西亦有中者。月之中也。若中也者。中天地日月之中。爲中者。人之中也。人曰。豈其人也。能中天地日月而中乎。爾虛子曰。人之所以能中天地日月而中者。非以其人焉。能中天地日月而中。也。乃以其人之先焉。能中天地日月而中也。然則天地日月也。不有其先乎。爾虛子曰。天地日月亦皆先也。夫天地日月先矣。而奚獨人之先也。而能中天地日月而中乎。人之所以能中天地日月而中者。以其有以先天地日月而先也。人惟有以先天地日月而先也。故不徒足以三才乎天地。亦且足以成能乎天地。不徒足以茲明乎日月。亦且足以增光乎日月。

爾虛子曰。先衍之衍。衍之體也。先衍衍之衍。

身行
三
衍之用也。夫先也者。體也。衍也者。用也。先衍之衍。而謂之體者。用之體也。先衍衍之衍。而謂之用者。用之用也。

爾虛子曰。一天一地者。日月之體也。一日一月者。天地之用也。人亦天地之用也。而天地爲體。天地亦人之用也。而人爲體。人亦日月之用也。而日月爲體。日月亦人之用也。而人爲體。

爾虛子曰。夫世人而以形爲用也。則有內有外。有內有外。則有體有用。至於不以形用。而用乎其先者。則無內無外。無內無外。則無體無用。故言乎其體。體乎其用也。言乎其用。用乎其體也。然天地日月。體也。而體人之用。人用也。而用天地日月之體。人體也。而體天地日月之用。天地日月。用也。而用人之體。

爾虛子曰。天也。地也。日也。月也。人也。孰爲體。孰爲用。混而一之者。先也。故天之能覆物者。天之用也。亦我之用也。而天之所以能覆物。

者。天之體也。亦我之體也。地之能載物者。地之用也。亦我之用也。而地之所以能載物者。地之體也。亦我之體也。日月之能照臨乎物者。日月之用也。亦我之用也。而日月之所以能照臨乎物者。日月之體也。亦我之體也。諸凡雨風露雷之變態也。山嶽河海之流峙也。昆蟲草木之生化化也。亦莫非我之體也。亦莫非我之用也。

爾虛子曰。我而靜也。則天地日月與我而同其靜也。我而動也。則天地日月與我而同其動也。天地日月而靜也。則我與天地日月而同其靜也。天地日月而動也。則我與天地日月而同其動也。人曰。靜非其體。而動非其用。與爾虛子曰。若以靜爲體。則靜非體也。若以動爲用。則動非用也。然則無體無用。無靜無動。與爾虛子曰。惡得其有體有用。有靜有動乎。夫天也。地也。日也。月也。人也。則皆有體有用。有靜有動矣。而曰無體無用。無靜無動者。

吾竊惑焉。爾虛子曰。惡乎其無體無用。無靜
無動乎。故體而無體。用而無用。靜而無靜。動
而無動者。天也。地也。日也。月也。人也。一也。人
曰。天也。地也。日也。月也。人也。豈其靜也。果能
與之而同其體。而其動也。果能與之而同其
用與。爾虛子曰。莫非體也。莫非用也。莫非靜
也。莫非動也。而莫非先也。故天也。地也。日也
月也。無體無用。無靜無動。而以我也。爲體爲
用。爲靜爲動者。其先乎。我也。無體無用。無靜
無動。而以天也。地也。日也。月也。爲體爲用。爲
靜爲動者。其先乎。故先也者。始天地而始之。
而至於未始始也。終天地而終之。而至於未
始終也。人曰。何其久與。殊不知特在我一呼
吸間爾。而非久也。北而北之。而至於不可得
而復北也。南而南之。而至於不可得而復南
也。東而東之。而至於不可得而復東也。西而
西之。而至於不可得而復西也。人曰。何其遠
與。殊不知特在我一只尺間爾。而非遠也。夫

其先也。本如是其久且遠矣。豈其靜也不能與天與地與日與月而同其體乎。又豈其動也不能與天與地與日與月而同其用乎。爾虛子曰。靜也者。天地之體也。動則天而地之。亦復爲月。地而天之。亦復爲日。動也者。日月之用也。靜則日而月之。亦復爲地。月而日之。亦復爲天。

爾虛子曰。天而日之地。而月之體。而用也。日而天之月。而地之用。而體也。

爾虛子曰。縱而衍之。天衍始於北也。地衍始於南也。橫而衍之。日衍始於東也。月衍始於西也。縱橫則東西南北之位定矣。縱而橫之。橫而縱之。則東西南北之位易矣。

爾虛子曰。天北也。而南之則地矣。地南也。而北之則天矣。日東也。而西之則月矣。月西也。而東之則日矣。

爾虛子曰。天北也。而東之則日矣。地南也。而西之則月矣。日東也。而北之則天矣。月西也。

而南之則地矣。

爾虛子曰。初衍而天。當作縱衍。初衍而地。亦作縱衍。初衍而日。當作橫衍。初衍而月。亦作橫衍。

爾虛子曰。初衍而天。自上下也。初衍而地。自下上也。初衍而日。自東西也。初衍而月。自西東也。

爾虛子曰。天也地也。日也月也。皆內嚮。而人南嚮不變者。人背陰而面陽也。故天而人焉。天卽人也。天亦南嚮。地而人焉。地卽人也。地亦南嚮。日而人焉。日卽人也。日亦南嚮。月而人焉。月卽人也。月亦南嚮。

爾虛子曰。中衍天焉。人而天也。天其心乎。中衍地焉。人而地也。地其心乎。中衍日焉。人而日也。日其心乎。中衍月焉。人而月也。月其心乎。

爾虛子曰。人天而天其心也。卽天卽人。卽以天爲用矣。人地而地其心也。卽地卽人。卽以

地爲用矣。人日。而日其心也。卽日卽人。卽以日爲用矣。人月。而月其心也。卽月卽人。卽以月爲用矣。

爾虛子曰。人有定位。而不列於衍者。天有天心。地有地心。日有日心。月有月心。而人也者。心乎其心者也。人曰。此所謂心者。豈非世人之所謂心也。而在身之內與。爾虛子曰。否。若余之所謂心者。充滿太虛。而非有內外矣。故宇宙之內。皆太虛也。而亦皆我之心也。宇宙之外。皆太虛也。而亦皆我之心也。此其所以能心天地日月之心以爲心乎。

爾虛子曰。人也者。以衍天。以衍地。以衍日。以衍月焉者也。若天也。地也。日也。月也。而不得其人焉。其誰與衍之。而况人也。亦惟自其身中之天也。地也。日也。月也。推而衍之爾。

爾虛子曰。衍以四爲準。天一。地二。日三。月四。衍或以文字。或以日時。或以金石。或以草木。諸凡見聞之所可衍者。數其三而衍之。無不

可者。

爾虛子曰。衍觀其變焉。數之而值其位者。變也。值天。值地。值日。值月。變。值人。不變。

爾虛子曰。天而日也。而月也。地而日也。而月也。變。衍當作橫。衍。天而地也。地而天也。變。衍亦作縱。衍。日而天也。而地也。月而天也。而地也。變。衍當作縱。衍。日而月也。月而日也。變。衍亦作橫。衍。

爾虛子曰。衍北乎天矣。而地也。日也。月也。或入天之位。而值其變焉。以復其天之元始者。天之天也。衍南乎地矣。而天也。日也。月也。或入地之位。而值其變焉。以復其地之元始者。地之地也。衍東乎日矣。而天也。地也。月也。或入日之位。而值其變焉。以復其日之元始者。日之日也。衍西乎月矣。而天也。地也。日也。或入月之位。而值其變焉。以復其月之元始者。月之月也。

爾虛子曰。天變。地變。日變。月變。而人不變者。

何也。蓋天也。地也。日也。月也。我得而衍之。我得而變之。我得而東之。西之。南之。北之。我得而縱之。橫之。員之。方之。故其人。不變。人或變矣。而失其中之主矣。是豈能衍天。衍地。衍日。衍月。陳而列之者乎。又豈能變天。變地。變日。變月。斡而旋之者乎。

爾虛子曰。人。天也。數起於子。人。地也。數起於丑。人。日也。舒精於卯。人。月也。吐華於酉。

爾虛子曰。變。人。天也。卽其衍之數。而益以子之成數。順而數之矣。人。地也。卽其衍之數。而益以丑之生數。逆而數之矣。日。上法天。數益以卯者。成數也。月。下效地。數益以酉者。生數也。故陽也者。先乎陰而生。陰也者。後乎陽而成。

爾虛子曰。衍。縱。橫。方。員。衍。不曰變。而曰後者。何也。後也者。後乎其前。而非變也。

爾虛子曰。衍。或從北而南。或從南而北。或從東而西。或從西而東。而北也。南也。東也。西也。

其皆由於人之心乎。變或縱而縱。或縱而橫。或橫而橫。或橫而縱。或員或方。而縱也。橫也。員也。方也。其皆由於人之心乎。

爾虛子曰。人而天焉。縱之。橫之。方之。員之。而皆天也。而心之。天不可變矣。人而地焉。縱之。橫之。方之。員之。而皆地也。而心之。地不可變矣。人而日焉。縱之。橫之。方之。員之。而皆日也。而心之。日不可變矣。人而月焉。縱之。橫之。方之。員之。而皆月也。而心之。月不可變矣。人曰。

心其不可變乎。爾虛子曰。心也者。惡得而變諸。故心而天矣。無所往而不爲天焉。而有時乎其地者。地而天也。而有時乎其日者。日而天也。而有時乎其月者。月而天也。亦猶心而仁矣。無所往而不爲仁焉。而有時乎其義者。義而仁也。而有時乎其禮者。禮而仁也。而有時乎其知者。知而仁也。又不觀四民之有定業者乎。人而業乎其士也。終其身士焉。斯可謂之士矣。人而業乎其農也。終其身農焉。斯

先衍
可謂之農矣。若今日士矣。明日農矣。又明日
工矣。商矣。其能士乎。其能農乎。其能工乎。其
能商乎。不士。不農。不工。不商。則其凶也。咎也。
從可知矣。豈必謀之鬼神。而後能知吉知凶
知休知咎也哉。

人曰。羨演二義。則既知之矣。而曰流衍之衍
者。何也。爾。虛子曰。水之混混者。水之元初也。
故混混而出者。實而虛也。盈科而行者。虛而
實也。由是自東自西。自南自北。隨其所值。縱
而縱之。橫而橫之。員而員之。方而方之。而無
有乎不宜者。故太虛。虛也。可以天。可以地。可
以日。可以月。可以人。虛矣。而未嘗虛也。天固
囿於太虛焉。而亦虛也。可以元。可以亨。可以
利。可以貞。虛矣。而未嘗虛也。人亦囿於太虛
焉。而亦虛也。可以仁。可以義。可以禮。可以知
虛矣。而未嘗虛也。故先衍也者。非徒爲人之
衍。吉衍。凶衍。休衍。咎焉已哉。蓋欲衍者。因其
衍。而衍之。而得其所本有之先。混混之始。爾。

故作者能以我之先而感彼之先而述者能以彼之先而感我之先則萬世而下其有不先我之先而先彼之先者乎犧堯禹文周孔聖之盛也而其所相授受者此其先矣。

人曰犧堯禹文周孔不言先而爾虛子則言先矣爾虛子曰惡乎犧堯禹文周孔之不言先乎庖犧氏八卦者先天也周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則是犧堯禹文周孔亦言先矣

人曰犧堯禹文周孔不言虛而爾虛子則言虛矣爾虛子曰惡乎犧堯禹文周孔之不言虛乎周易曰周流六虛則是犧堯禹文周孔亦言虛矣故六虛者虛也廣矣大矣高矣深矣上而極其上之虛焉莫非虛也而莫非其先之周流也下而極其下之虛焉莫非虛也而莫非其先之周流也東而極其東之虛焉西而極其西之虛焉南而極其南之虛焉北而極其北之虛焉亦莫非虛也而亦莫非其先之周流也人曰六虛者六爻之列位也爾

虛子曰。畫而爻矣。列而位矣。豈其虛乎。
人曰。惡乎人心之虛也。而能生天。而能生地。
而能生日。而能生月乎。爾虛子曰。惡乎人心
之虛也。不能生天。不能生地。不能生日。不能
生月乎。太虛之虛。我之虛也。我之虛。太虛之
虛也。一而已矣。惟太虛之虛。而與我之虛爲
一也。故太虛之生天也。卽我之生天也。太虛
之生地也。卽我之生地也。太虛之生日也。卽
我之生日也。太虛之生月也。卽我之生月也。

書先行卷後

人問爾虛子。先矣。而其道則何道也。爾虛子
曰。我之先。我之道也。非道非先。非先非道。蓋
我之道。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也。
人曰。願聞其旨。爾虛子曰。譬之樹然。夫樹一
也。分而爲三大枝。曰儒。曰道。曰釋。儒之一大
枝。復分爲二小枝。有專主尊德性者。有專主
道問學者。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

道流釋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道之一大枝。復分爲三小枝。清淨也。彼家也。爐火也。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儒流釋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釋之一大枝。復分而爲五小枝者。五宗也。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儒流道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自是枝而復枝。葉而復葉。紛紛籍籍。是是非非。蓋有不可得而勝數者矣。然而唐虞三代之時。有抑亦觀之庖犧氏之畫卦乎。卦而乾矣。不謂之天之生也。而見於畫之三乎。卦而坤矣。不謂之地之生也。而見於畫之三乎。卦而離矣。不謂之日之生也。而見於畫之三乎。卦而坎矣。不謂之月之生也。而見於畫之三乎。而其未畫之前也。不其先天先地先日先月而太虛者乎。夫庖犧氏人也。亦能以其虛也。先天而生天。先地而生地。先日而生日。先月而生月也。如此。豈其人心之虛也。而不能先天而

生天先地而生地。先日而生日。先月而生月乎。特其自失其先而不能虛爾。人曰。豈其人也。果真能生天。果真能生地。果真能生日。果真能生月。與爾。虛子曰。我而高明能覆物焉。我即天也。謂非人之能生天乎。我之博厚能載物焉。我即地也。謂非人之能生地乎。我而光朗焜曜。通乎晝夜。而能照物焉。我即日也。我即月也。謂非人之能生日。能生月乎。

儒乎否也。有道乎否也。有釋乎否也。而人始生之時。知有儒乎否也。知有道乎否也。知有釋乎否也。故儒道釋者。枝也。而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者。根也。人曰。根。根矣。而未始有根之先。可得而言乎。爾。虛子曰。仁也。人曰。仁矣。而未始有仁之先。可得而言乎。爾。虛子曰。無聲無臭。是亦一太虛矣。雖欲言之。惡得而言諸。人曰。夫豈終無可得而言耶。爾。虛子曰。天之所以爲天者。則曰。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而已矣。外此復何言哉。文王之所以爲
文者。則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而已矣。
外此復何言哉。人曰。敢問不顯之德。爾虛子
曰。舜之所謂玄德也。人曰。舜之玄德。文王不
顯之德。豈其所謂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
先之道與。爾虛子曰。然。

先衍跋

跋曰。先衍之書。自犧堯禹文周孔以來所
未嘗道也。吾

師龍江先生始言之。其所以發神靈之秘。闡
斯道之微者。夫豈可以易而明言之者哉。
廷潤竊窺其大要。殆悉本於吾心之內。太
虛之先。所謂畫前之易者是也。故未有文
字也。而其易之爻也。以畫。既有文字矣。而
其先之衍也。以字。然而爾虛子者。亦混虛

氏也。故謂之混者。以混太虛。不可得而別也。彼卽此。此卽彼。混之而爲一矣。而謂之爾者。以爾太虛。不可得而岐也。汝卽我。我卽汝。爾之而兩忘矣。廷潤嘗由此而推言之。先衍而虛其中者。卽虛而卽人也。衍衍而實其中者。卽人而卽虛也。縱而衍之者。升降之機也。橫而衍之者。往來之理也。員而衍之。則效天於崇矣。方而衍之。則法地於卑矣。變之復之。吉凶悔吝之途判焉。順也。逆也。進退消長之漸基焉。生成氣運也。四象八方也。配之則各有定位。陰陽支干也。四序五行也。屬之則各有定筭。諸凡畫地分野。七政曆紀。律呂量衡。品節度數。綱常倫理事物細微。而囿於天地日月之內者。其皆囿於此衍之中乎。故分縱橫而衍之。其衍凡二十有四。合方員而衍之。其衍凡六十有四。數其陽而十八之。數其陰而十八之者。三十六也。五天數而五之。五地

數而五之者。五十五也。偶則二而八之。八
八者。河圖也。奇則三而九之。九九者。洛書
也。錯之而復綜之。經之而復緯之。見其衍
也。誠不可得而窮矣。其所以主宰而網維
之。陳列而斡旋之。皆本於人之心者乎。先
之復於先也。虛之還於虛也。以契於穆之
表。以通天載之神。微乎微乎。其殆不可以
致思矣。故雖不必求合乎往迹。而馬負龜
呈之旨。先天後天之爻。大象大衍之易。繫
辭洪範之章。又推之而至於楊子雲之太
玄。周茂叔之太極。邵堯夫之皇極經世。此
皆有以得其先。立其大。而集其成者與。故
天地日月。各以太虛而藏其用也。犧堯禹
文周孔。各與太虛而同其體也。若吾先生
則又以其心之先也。而虛太虛之虛矣。豈
非有以立天地日月之宗。會犧堯禹文周
孔之盛者乎。此蓋因數寓理之意。遠矣。夫
豈曰爲人之衍。吉衍凶衍。休衍咎已哉。苟

有能直反之於心。以求吾先生之所謂先者而先之。則至誠之道。不可以前知乎。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所謂抑亦先覺者。將在此矣。若徒謀之鬼神。以知未來事。則是貳心於吉凶。休咎衍數之學爾。豈吾先生所以衍先還元。混虛爾虛之至意耶。門人林廷潤齋沐百拜跋。

林子元神實義夢中人總序

林子曰。夢中人之所說元神者。蓋以反識為智。而元神之釋氏所謂權語也。元神實義之所說元神者。蓋以自造性命。而元神之釋氏所謂實語也。余自十數年以前。以此二語。每與人言之。而莫不以夢中

人之所說者。能令人驚惕。而互相戒勉者有之。若夫元神實義。則不免而疑而駭。而至是乃始有知而信之者。故癸未之春。先著夢中人。逮今甲申之夏。乃著元神實義。而有志之士。其將自造性命。而元神之乎。若不有釋迦之精進。歷三大劫。不能為已。其將反識為智。而元神之乎。不圜坐不可也。不槁形不可也。日惟以此元神。以戰勝此識神。而不復有一毫他慮。雜乎其間者。抑或可為也。或者以先生之所謂元神實義。真可為能解如來之真實義矣。若夢中人一帙。毋復示

人直惟以此元神實義以接上乘。不亦可乎。林子曰。子之言豈不然哉。但非余之意矣。余之意欲以斯道徧滿於天地間。俾凡曰儒曰道曰釋曰士曰農曰工曰商皆得聞之。而其所得聞者。毋曰上乘焉已也。而中乘下乘亦皆在余所樂育之中。以俾世無遺人。人無遺教。而後余之心始安矣。子獨不觀之六祖壇經乎。若神秀時勤拂拭之偈。只在門外。未見本性。而五祖乃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其意何也。豈不以天下萬世。能得此無上菩提之自性。蓋有不可

以多見者。然非惟釋氏。而孔子之罕言命。罕言仁。而以其所可使由之道。曰孝親。曰敬長。而謹行。而信言。乃其所雅言者。又豈不以所謂民者。比比皆是也。若夫豪傑之士。乃千百年或一遇焉。此其所以罕言也。由是觀之。余惟此夢中人一帙。是亦足矣。而元神實義。乃爲二三子所強而論著。而二三子又且命之梓氏矣。姑兩存之。俾知所以正脩行之路。以自造自化。亦俾知所以通晝夜之說。以自驚自惕。故知有元神之義。而不知有夢中之人者。則必無自驚自惕之真心。而

修為之功其能力乎。若知有夢中
之人。而不知有元神之義者。則必
無自造自化之實行。而彼岸之地
其得到乎。今兩存之。而能竝觀之。
庶或為後學之一少助也。然此元
神也。乃從太虛中來者。元神之實
義也。至若父母初正性命。而為生
生不息之種子者。是之謂種性。種
性含靈。皆有佛性。故佛性也者。佛
性也。以其有佛之性。而堪作佛焉
者。佛性也。龍江兆恩

林子自書元神實義卷端

林子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一切衆生。皆可作佛。圓覺經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又曰。若遇如來無上菩提正修行路。根無大小。皆成佛果。而一切衆生之所以不能成佛果。而證圓覺者。是豈無其故哉。寔惟邪師過謬。以故不得修行正路。以成一切衆生之咎爾。然而何以謂之修行正路也。林子曰。父母之種性。含靈之佛性也。以此佛性而自造化之。而修

元不實事九端
行之路。孰有正於此哉。故以父母之種性以爲性命。是名爲人。人之所同也。以自造之性命而返虛空。卽名爲佛。佛之所獨也。若六祖而下。旣不聞自造性命之大道。又不識種性含靈之種子。而有一等乾慧之徒。復從而語之曰。卽此種性是佛。而所謂當下可以成佛者此也。豈非邪師過謬。自迷以迷人耶。殊不知種性中各各含靈。各各皆有佛性。而謂此含靈佛性。能自造化。各各皆能作佛者。是也。而謂此含靈佛性。無俟修行。而當下可以成佛者。非也。汝獨不聞雀化爲蛤乎。旣名蛤矣。而復雀其性焉。雀其形焉。而謂之蛤。也可乎。哉。汝又不聞田鼠爲鴛乎。旣名鴛矣。而復鼠其性焉。鼠其形焉。而謂之鴛。也可乎哉。故觀物類之所以能變其形而易其性也如此。則知佛之所以爲佛。而衆生之所以能作佛矣。圓覺經曰。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故知所以自爲造化矣。則無六根。旣

無六根。則無六塵。既無六塵。則無六識。若不知所以自爲造化矣。則有六根。既有六根。則有六塵。既有六塵。則有六識。余於是而知六識之神。皆自六根六塵中來爾。心經曰。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豈非所以變易其身而爲非身大身。變易其心而爲正覺妙心。如雀蛤鼠鴛之各以其類而變而化。與楞嚴經曰。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由是觀之。則六識之神。本於六根。染乎六塵。殆自無始劫以來。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雖曰內守幽閑。以離塵而去塵焉。然心卽是塵也。縱能離塵以去塵矣。其能離心以去心乎。若余昔歲所撰著心經釋略。及心經槩論。所謂色空不到處者。近復所撰著金剛經統論。及此元神實義。所謂自爲造化者。雖以驚駭俗聽。而質之釋迦。則咸有默契焉。故不知所以正路修行。則必不知所以自爲造化。不知所以自爲造化。則必不知

所以色空不到處。學佛之徒。甚毋驚駭。余言。如有得遇如來正修行路。而其所謂無上菩提。固在我矣。而曰不能成佛果。而證圓覺者。未之有也。時

萬曆甲申夏六月

日

林子

元神實義

門人余廷俊重梓

林子在上生寺。有僧無名來見而問曰。夫子之所謂夢中人者。非我元神。而化之爲識神與。林子曰。此乃識神也。而非元神也。僧無名曰。反識而智。便爲元神。而謂此非元神也。然而何者。謂之元神乎。林子曰。若後世之所謂佛氏者。悉皆以汝之所謂元神者。以爲元神。蓋亦有所由來矣。釋氏有言曰。蠢動含靈。皆

有佛性。惟其皆有佛性也。故其皆有含靈也。惟其皆有含靈也。故其皆有知覺也。汝其以此含靈之知覺。乃為汝之元神乎。然元神無知也。而無所不知。無覺也。而無所不覺。無識也。而無所不識。而識神雖曰有所於知。而知非其所知。雖曰有所於覺。而覺非其所覺。亦惟逐乎其識。以為識者。識神也。元神識神。莫辨於此矣。若必去識。以復無識。如嬰孩時。而女以為汝之元神乎。苟有一毫繫念。便是識神。便是生死之本。然生死之本。皆出於心。故曰一切惟心造。故心之有所於識者。識神也。而必曰去識。以求復無識。而此去識之心。亦是識神也。如此見解。蓋不過以心之一動一靜。而為我之識神。元神爾。殊不知元神則無動無靜。顧乃於動靜之間。相為戰勝。以求復所謂元神者。不亦惑乎。然則何以謂之元神也。林子曰。余之所謂元神者。非今汝之所謂元神。乃釋迦之所謂元神也。又問釋迦元神。

林子曰。夫釋迦之所謂元神者。豈易言哉。蓋自男女媾精之候。而一點落於子宮者。氣合之而爲命也。而性卽在其中矣。母呼亦呼。母吸亦吸。亦惟以母之性命。以爲我之性命焉。爾矣。及至十月而生。剪斷臍帶。乃始自爲性命。若今汝之所謂元神者。而非所謂投胎之神乎。故曰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生死之本。投胎之神也。或者以爲結胎之時。而有所謂投胎之神者。此不是生死之本者。元神也。至始生之際。亦有所謂投胎之神者。識神也。我惟以此結胎投胎之元神。以戰勝此始生投胎之識神。而非他也。或者以爲結胎之時。自有一神處乎其中者。元神也。至始生之際。而有所謂投胎之神者。識神也。我惟以此結胎自有之元神。以戰勝此始生投胎之識神。而非他也。或者以爲只此一投胎之神爾。自其寂然不動言之。則謂之元神。自其憧憧往來言之。則謂之識神。我惟以此寂

然不動之元神。以戰勝此憧憧往來之識神。而非他也。惟此三言。末世相傳。孰不各自以爲釋氏之微密實義也。而以余觀之。則皆有悖釋氏之教。而圓覺經所謂種性外道也。圓覺經又曰。若謂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三。濕。生。化。生。皆因婬欲而正性命。當知輪迴。愛爲根本。又曰。欲因愛。生命因欲有。若所謂元神之元者。本來之義也。而投胎之神。乃生死之本也。而謂之本來之元神可乎。旣非本來之元神。而謂之真性命可乎。於是僧無名不覺啼泣而言曰。無名之在空門中也。五十有餘載矣。而師師之所相傳授。徒侶之所相談議者。莫不以此投胎之識神。而爲我之元神也。亦莫不以此愛欲之性命。而爲我之性命也。無名乃今始知之。願夫子明以告我。使無名得證最上一乘。無名之大幸也。林子曰。夫以識神而爲元神也。豈惟今世之空門爲然哉。而其所由來者舊矣。余今請試言之。父母媾

精。而一點落於子宮者。乃圓覺經之所謂一切種性者。性命也。故此性命也。豈曰反識爲智。而可以爲元神與。亦惟建立吾身之造化。而造化此性命也。夫性命既造化矣。則於父母性命。中而自然養出一點性命。如在母腹。而爲我之性命矣。不謂之性自我出。命自我立耶。至是則自然於我之性命。中而還我於無。而爲我之太虛也。而又不謂之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耶。至是則自然於我之虛空中。露出端倪。而爲我之性命也。夫既能由我虛空。而爲我之性命矣。則必復能由我性命。而爲我之元神矣。如是則我之性命。非我之性命也。以我之虛空。而非我母胎中之所謂性命者。性命也。其視乾道之變化也。相去爲何如耶。我之元神。非我之元神也。以我之性命。而非我之元神。非我之元神也。以我之元神。非我之元神也。其視蠢動之含靈也。而相去爲何如耶。惟此元神也。豈曰不屬天地。而亦且

能造化乎天地。豈曰造化天地。而亦且能同
體乎太虛。以此而言覺。而謂之無上妙覺。以
此而言法。而謂之微妙法門。以此而言境界。
而謂之住不思議解脫之境界。以此而言智
慧。而謂之一切世間莫能測量之智慧。以此
而言功德海。而謂之窮未來際。盡於法界。以
此而言妙法燈。而謂之能照法界。無邊無盡。
故自造性命。乃釋迦之所謂教外別傳也。而
反識爲智。非後世之所謂斷常邪見與。夫既
自造性命。而元神之矣。而前之所謂識神者。
其將仍其舊識。而識神乎。亦將反識而智。而
元神乎。林子曰。而此識神也。亦惟在我元神
滅度中爾。然此識神也。不謂之我色身中之
衆生耶。林子曰。然。夫豈曰吾身之識神焉。已
哉。甚而至於三千大千世界。則皆種性也。皆
種性也。則皆識神也。皆識神也。則皆衆生也。
皆衆生也。則皆滅度之。而佛矣。譬日中天也。
而三千大千世界。有不在於光照之中者乎。

故曰真根既成。十方衆生。皆我本性。性圓成就。此古先諸佛之不可思議。不可測識者。有如是夫。故知此。則謂之無上菩提。不知此。則謂之外道種性。無名喜曰。我乃今始知我之真虛空。我之真性命。我之真元神。所謂如來之真實義也。從此而返我虛空。以再造性命。而我之元神。有自如如不動中。而徧照於三千大千世界者乎。釋迦以此而證最上一乘。豈曰非後世之所能爲。亦且非後世之所能知。適有奚君來相訪。浙人也。七十有餘歲矣。自謂老於釋氏。而卒聞之頃。且驚且疑。僧無名乃爲之誦楞嚴圓覺。及六祖壇經。各數十語。以爲證據。而奚君遂悟昔聞之非。是願從爲弟子列。余乃以無名之所誦者。附之末簡。以告天下萬世之可使知者。

楞嚴經曰。行與佛同。受佛氣分。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冥通。入如來種。名生貴住。既遊道胎。親奉覺胤。如胎已成。人相不缺。名方便

具足住。容貌如佛。心相亦同。名正心住。身心合成。日益增長。名不退住。十身靈相。一時具足。名童真住。形成出胎。親爲佛子。名法王子。住。表以成人。如國大王。以諸國事。分委太子。彼刹利王。世子長成。陳列灌頂。名灌頂住。林子曰。入如來種者。以種性而爲如來之種子。以自造化如來也。故曰道胎。又曰覺胤。其與婦人之胤兒。玄門之胎仙。亦何以異。形成出胎。親爲佛子。而曰無有佛法。而當下可以成佛者。豈其然哉。

圓覺經曰。善男子。如銷金鑛。金非銷有。旣已成金。不重爲鑛。經無窮時。金性不壞。不應說言本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善男子。一切如來。妙圓覺心。本無菩提。及與涅槃。亦無成佛。及不成佛。無妄輪迴。及非輪迴。善男子。但諸聲聞。所圓境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何況能以有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

山終不能著。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是故我說一切菩薩及末世衆生。先斷無始輪迴根本。善男子。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已如空華。用此思惟。辨於佛境。猶如空華。復結空果。展轉妄想。無有是處。善男子。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偈曰。金剛藏當知。如來寂滅性。未嘗有終始。若以輪迴心。思惟卽旋復。但至輪迴際。不能入佛海。

譬如銷金鑛。金非銷故有。雖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一成真金體。不復重爲鑛。生死與涅槃。凡夫及諸佛。同爲空華相。思惟猶幻化。何況結虛妄。若能了此心。然後求圓覺。

林子曰。金鑛非金也。銷之而後成金者。以有金之性也。種性非佛也。鍊之而後成佛者。以有佛之性也。

壇經曰。汝等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

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
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
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
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
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
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
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
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林子曰。心地諸種。乃佛之性。不因普雨。豈悉
能萌。由此而花。由此而果。然而何以含藏之。
何以長養之。不可不知也。至於頓悟花情。此
乃釋氏之真實第一義也。而非有直超彼岸。
究竟涅槃者。其孰能知之。

自書元神實義卷後

或問曰。天地造化也。而吾身亦有天地之造化歟。林子曰。吾身一小天地也。亦是造化。然非惟吾身有此天地。有此造化也。而父母媾精。亦是小天地。亦是造化。故以父母之造化言之。則有眼耳鼻舌身意。以吾身之自造化言之。則無眼耳鼻舌身意。以父母之造化言之。則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以吾身之自造化言之。則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

以父母之造化言之。則有無明。亦有老死。以吾身之自造化言之。則無無明。亦無老死。余於是而知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不曰世間人乎。虛空本體。無有盡時者。不曰出世間法乎。若所謂吾身之自為造化者。乃所以建立吾身之一天地也。而所謂建立吾身之一天地者。乃所以脫離世間而出世間也。離世出世。建立天地。而去假歸真。斯其為反識而智者大矣。故儒世間法也。道與釋。出世間法也。古詩有之。詩曰。我命由我不由天。又曰。壺裏乾坤可自由。豈不以再造性命。即是別一乾坤也。既曰別一乾坤矣。則我之命。其屬之我乎。其屬之天乎。余嘗覽陶靖節桃花源記。是亦別一乾坤之微旨也。其曰不足為外人道者。而其自得之學。殆非世俗之人之所能知也。故曰後遂無問津者。豈不以寥寥絕學。無有能繼之耶。蓋傷之也。至矣。然此乃道家之所謂自造性命。而余之所謂以道教為入門。

者此也。然而釋氏則何如。亦惟造化父母之
種性。以再立一性命爾。而道教則以此性命。
翱翔天外。逍遙太虛。數則不得而限之。命則
不得而拘之矣。若釋氏復自造化。以歸還我
虛空也。則虛空中自然有箇性命。性命中自
然有箇元神。釋氏至此。則不惟不知有元神。
亦且不知有性命。不惟不知有性命。亦且不
知有虛空。此釋氏分量之大。而極則之地。夫
誰得而及之。故道氏而不知所以自爲造化。
以再立一性命。則謂之旁門。而道非其道也。
釋氏而不知所以自爲造化。以歸還我虛空。
則謂之外道。而釋非其釋也。或者以爲靖節
乃儒也。而曰別一乾坤之微旨者何也。林子
曰。子其未知余之所謂三教者乎。而余之所
謂三教者。蓋以三教之道一而已矣。而教則
有三。故不以服儒之服者儒也。而以立本爲
教者。儒也。不以服道之服者道也。而以入門
爲教者。道也。不以服釋之服者釋也。而以極

則爲教者。釋也。此余所談三教。而散見於諸
拙刺中。亦旣詳且盡矣。若靖節儒也。而桃花
源一記。非道家之所以爲道耶。要而言之。三
代以上。有所謂儒也。不有所謂道也。不有所
謂釋也。不。而漢唐以後。乃始名儒。乃始名道。
乃始名釋。各自分門。互相同異。此其流也。而
不知其本也。夫旣不知其本矣。而逐流之徒
則曰此河也。此江也。此海也。殊不知水之本。
則混混焉爾。而亦何有於河。何有於江。何有
於海。道之本。則渾渾焉爾。而亦何有於儒。何
有於道。何有於釋。故觀水則知道矣。三教主
人子谷子龍江林子兆恩

林子

夢中人

林子曰。學道須識夢中人。而推其所由來也。則我夢中之人。乃我所本有始生之元神也。然觀之覺則知生矣。觀之夢則知死矣。故我而夢也。而此元神離乎其形而夢。則為夢中之鬼。我而死也。而此元神離乎其形而死。則為死後之鬼。夫此元神也。元從太虛中來。顧乃游其鬼而夢之。死而鬼之。是則可哀也已。

夢中人

余故曰學道須識夢中人。豈曰識之。又當知所以養之。養之者何。養此元神也。俾其不鬼而夢。不鬼而死。一如父母初生之時一般。超乎其形之外。炯炯而長生也。然夢中之人。我之釋迦也。而釋迦之所以爲釋迦者。亦惟養此元神而寂定之。而非他也。夢中之人。我之孔子也。而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者。亦惟養此元神而清淨之。而非他也。夢中之人。我之孔子也。而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者。亦惟養此元神而時中之。而非他也。故識之也者。以識乎釋迦老子孔子。皆我夢中之人也。養之也者。以養我釋迦老子孔子。不爲夢中之人。而鬼之。而鬼之也。陳生問曰。士夢治經。農夢易田。工夢執技。商夢貿易有無者。何也。林子曰。此識神也。又問何以謂之識神。林子曰。吾前所謂從太虛中來者。元神也。知慮日長。而元神遂化而爲識神矣。士識治經。農識易田。工識執技。商識貿易有無。故其夢也。都從識神而

變孔子曰。游鬼爲變。至於吉人爲善。多夢善事。凶人爲不善。多夢不善之事。不謂之游鬼。逐夢而變耶。豈惟夢哉。死復如是。適有方僧來乞飯。趺坐而聽。喜而言曰。先生之所以語諸門弟子者。豈非因夢而可以知死耶。林子曰。然。徐而復言曰。先生因夢知死之論。甚爲凱切。聽之真足以令人寒心。而世人耽著於形骸之小。而不知修者。以其不知死也。不知死者。以其不知夢也。然而釋氏四生六道之說。皆從游鬼而變。而孔子之言。豈非釋氏之旨耶。林子曰。不知也。方僧忽爾不說曰。我少儒也。嘗考月令之書。與夫

國朝之曆。如雀化爲蛤。田鼠爲鴛。種種族類。皆能以其形而變之如此。而况鬼也。而爲夢中人乎。而先生則曰。不知也。何歟。願先生歸儒宗。孔而歸於孔子之通儒。毋爲後世之迂儒。林子曰。余之言過矣。但余不達於幽明之故。而輪迴之說。余則不能知之矣。

諸佛不說輪迴。而說

輪迴者。釋
流之弊也。

林生問曰。雀之爲蛤。田鼠爲鴛。天然之造化。固如是矣。而所謂夢中人。而釋迦之。而老子之。而孔子之。豈非其能自爲造化耶。林子曰。豈惟人哉。物亦有之。汝未學詩乎。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負之者何。負而呪之也。負而呪之。而曰似我似我。尚能變其形。而蜾蠃之矣。而况曰我形中之神。而爲夢中之人耶。螟蛉蜾蠃。特一氣耳。而况我夢中之人。初與釋迦。老子。孔子。不異乎。故我能呪我之神。而釋迦之。其有不似釋迦者乎。我能呪我之神。而老子之。其有不似老子者乎。我能呪我之神。而孔子之。其有不似孔子者乎。

梁生初來介贄。旣受業矣。林子乃復語之曰。爾知夢乎。爾知夢中之有覺乎。不知夢中之有覺。則不可以入道矣。梁生驚而問曰。何謂也。林子曰。爾知夢中之有覺。則知死中之有生。梁生曰。夢中豈其能覺。死中豈其能生耶。

林子曰。余所謂夢中之有覺者。以夢之中而自有真覺者在焉。死中之有生者。以死之中而自有長生者在焉。爾獨不聞高宗之恭默。而帝賚良弼。乃其夢之所以覺也。爾又不聞唐堯之徂落。而神氣歸天。乃其死之所以生也。然夢。夢也。是果何物以主之而使之覺焉。不可不知也。死死也。是果何物以主之而使之生焉。不可不知也。夢而覺之。死而生之。乃爾之一點元神爲之也。且爾之始生也。而此一點元神。落於陽氣陰精之中。而爾知之乎。爾能知之。又能知所以養之。則便能不昧覺性。而卽其晝之所爲。固自有不因夢而迷者矣。不虧生道。而卽其朝之所聞。固自有不隨死而亡者矣。如此而夢。如此而覺。如此而生。如此而死。比而觀之。則所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者。其可不知所以持而養之。以復還我所本有始生之元神。而釋迦之。而老子之。而孔子之者乎。

夢中
林子曰。不知覺之所以覺。則不知夢之所以覺。而夢之所以覺者。乃其覺之所以覺也。不知生之所以生。則不知死之所以生。而死之所以生者。乃其生之所以生也。

林子曰。生則從何而生。而其所以生者。夢中之人爲之也。死又從何而死。而其所以死者。夢中之人爲之也。然不知所以夢。則亦不知所以死。不知所以覺。則亦不知所以生。故不以生死爲大。則亦已矣。如或以生死爲大。則所謂因覺知生。因夢知死。抑亦可以寒心矣。林子每語諸生曰。汝知汝之夢乎。知汝之夢。則知汝之覺矣。一日復反其辭而語之曰。汝知汝之覺乎。知汝之覺。則知汝之夢矣。故汝之覺也。耳其有不能聽乎。目其有不能視乎。手其有不能持乎。足其有不能行乎。心其有不能喜。不能怒乎。而汝之睡也。耳固在也。何其不能聽乎。目固在也。何其不能視乎。手固在也。何其不能持乎。足固在也。何其不能行

乎。心固在也。何其不能喜不能怒乎。由此觀之。則其死也。似爲無知而無覺矣。而汝之睡而夢也。而夢之時。亦有耳能聽矣。而其聽也。何其不屬於汝之耳乎。亦有目能視矣。而其視也。何其不屬於汝之目乎。亦有手能持矣。而其持也。何其不屬於汝之手乎。亦有足能行矣。而其行也。何其不屬於汝之足乎。亦有心能喜能怒矣。而其喜也怒也。何其不屬於汝之心乎。由此觀之。則其死也。似爲有知而有覺矣。然死生通乎晝夜。是亦夢覺之謂也。而以死爲無知也。其殆未通乎晝夜之道。夢覺之常者乎。而有志之士。可以深長思矣。

林生問曰。人之睡而夢也。而聽而視而持而行而喜而怒。何其不屬於我之耳之目之手之足之心乎。林子曰。夢中之人。元不屬於我之身矣。古人有言曰。生寄也。蓋言人之神。特寄於我之身爾。惟其以生爲寄也。故其謂死爲歸。

林子曰。夢中之人。人也。而身舍也。人不守舍。故其離舍而爲游魂之變矣。然而心經之所謂舍利子者。抑亦所謂夢中人耶。故苟得其養。則爲舍中之利子。而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者此也。苟失其養。則爲夢中之游魂。而所謂去禽獸不遠者此也。

王生問曰。神鬼之辨。既已知之矣。而何以謂之神。而又曰魂也。林子曰。此五行之辨也。心屬火。而神則寄其心之火乎。肝屬木。而魂則寄其肝之木乎。夫木固能生火矣。而無燄之火。則鬱而不舒。昏昏泯泯。如烟如霧。其在吾身。則謂之無明火者是也。而曰神曰魂者。乃其清濁之分也。

雍生問曰。人有言曰。釋氏怕死。道家貪生者。何謂也。林子曰。此蓋自其夢中人。而有以復還我之元神者言之也。而非謂此身之可以長生而能不死也。後世不知此義。而卽其所謂長生者。則曰貪生。所謂不死者。則曰怕死。

斯言過矣。然而孔子之所謂仁者壽者。其亦
貧壽而怕夭乎。必不然矣。

跋

門人李學仕謹跋曰。學仕入莆。得覽

先生夢中人篇。而語諸人曰。吾驚焉。先生問
曰。爾惡乎驚。仕答曰。仕乃今始知此身直
寄爾。惡得而不驚。今而後。敢以形骸爲重。
而馳逐於功名富貴之細。以苟生於一時
哉。用是而知孔子殺身成仁。孟子舍生取
義。盖有以夫。苟或不知所以居仁而違仁。
不知所以由義而背義。雖曰惺時之人。是

亦夢中之鬼也。先生曰。汝曾知胎中之神乎。女人之胎其子也。卽有神而投乎其中者。胎神也。胎神逐月逐日而棲於其外。如外而棲於床褥間者。床褥一動而胎墜。人之所知也。故卽此未生之時。而神仙出神之道。可少槩見於此矣。豈非所謂神無方無體。而道則無內無外耶。由是而生也。暫去形骸。而爲夢中之鬼者此也。由是而死也。永斷形骸。而爲死中之鬼者此也。若謂夢中之鬼。而非惺時之人不可也。若謂惺時之人。而非夢中之鬼不可也。然生一大惺也。死一大夢也。而謂原始而生。而非死時之鬼不可也。反終而死。而非生時之人不可也。余於是而知何惺何夢。而惺之不知所以惺。是亦夢也。何生何死。而生之不知所以生。是亦死也。故惺而夢之。何貴於惺。生而死之。何貴於生。是又汝之所當知也。於是學仕聞之而喜。敬錄之而驥附於

夢中八跋

夢中人之末簡昔

萬曆十一年春三月門人李學仕百拜謹

跋

夢中人之末簡昔
萬曆十一年春三月門人李學仕百拜謹

林子

門人王興重

佛菩薩義

林安命粹

林子曰。我其一如來乎。而如來者。真我也。然則何以謂之佛也。而佛之所以為佛者。非他也。佛則以我而常寂矣。何以謂之菩薩也。而菩薩之所以為菩薩者。非他也。菩薩則以我而常感矣。此所謂菩薩者。豈其有所待於修持。而初證菩薩果者。菩薩與。而此所謂菩薩者。佛而菩薩也。性之而情矣。故情也者。有感

佛菩薩義

佛菩薩義
卽應順以出之者情也。而非有所取於相。牽
乎其情者情也。若所謂初證菩薩果者。雖曰
有佛之覺矣。則亦不免有衆生之情也。

林子曰。佛以我而常寂也。則曰如如不動。菩
薩以我而常感也。則曰不動尊王。我如如也。
來無所來。去無所去。住無所住。充滿法界。本
自非動。特以其寂感異。而有佛菩薩之別名
爾。

林子曰。夫衆生豈不有如來耶。而著乎其情
也。故不能見如來。然而菩薩是亦情也。蓋菩
薩之情。情順萬事而無情焉者也。而衆生之
情。情徇一己之情而有情焉者也。

林子曰。佛之性本空也。不空而空。如來而佛
也。

林子曰。佛之性本空也。豈曰空之而性。以其
有不空者在也。

林子曰。佛之性本不空也。若必曰佛之性本
空也。而頑空之徒。安能見性。

佛而菩薩者。性而情也。

林子曰。空而不空矣。我之真體不可得而窺也。性之而情矣。我之應用不可得而度也。

林子曰。性之而情。常寂而常感也。情之而性。常感而常寂也。

林子曰。寂也者。寂而不知所以寂者。寂也。感也者。感而不知所以感者。感也。體也者。體而不知所以體者。體也。用也者。用而不知所以用者。用也。性也者。性而不知所以性者。性也。情也者。情而不知所以情者。情也。空也者。空而不知所以空者。空也。不空也者。不空而不知所以不空者。不空也。故未感之先。則感在寂。而寂即感也。既感之後。則寂在感。而感即寂也。無寂無無寂。無感無無感。無體無無體。無用無無用。無性無無性。無情無無情。無空無無空。無不空無無不空。

林子曰。寂其無所於寂乎。即我即寂。而非我之所得而寂也。若我得而寂之。則是我有寂

相而著於寂矣。感其無所於感乎。卽我卽感。而非我之所得而感也。若我得而感之。則是我有感相。而著於感矣。體其無所於體乎。卽我卽體。而非我之所得而體也。若我得而體之。則是我有體相。而著於體矣。用其無所於用乎。卽我卽用。而非我之所得而用也。若我得而用之。則是我有用相。而著於用矣。性其無所於性乎。卽我卽性。而非我之所得而性也。若我得而性之。則是我有性相。而著於性矣。情其無所於情乎。卽我卽情。而非我之所得而情也。若我得而情之。則是我有情相。而著於情矣。空其無所於空乎。卽我卽空。而非我之所得而空也。若我得而空之。則是我有空相。而著於空矣。不空其無所於不空乎。卽我卽不空。而非我之所得而不空也。若我得而不空之。則是我有不空相。而著於不空矣。林子曰。寂我也。而必我必寂者。非我非寂也。感我也。而必我必感者。非我非感也。體我也。

而必我必體者。非我非體也。用我也。而必我必用者。非我非用也。性我也。而必我必性者。非我非性也。情我也。而必我必情者。非我非情也。空我也。而必我必空者。非我非空也。不空我也。而必我必不空者。非我非不空也。林子曰。寂而感也。感而寂也。而必曰如此而寂。如此而感。則不可謂之寂。不可謂之感矣。體而用也。用而體也。而必曰如此而體。如此而用。則不可謂之體。不可謂之用矣。性而情也。情而性也。而必曰如此而性。如此而情。則不可謂之性。不可謂之情矣。空而不空也。不空而空也。而必曰如此而空。如此而不空。則不可謂之空。不可謂之不空矣。或問空而不空矣。豈非色空不到處與。林子曰。爾獨不聞迷妄之有虛空耶。楞嚴經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又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隕。故色而空之。猶有見於色也。空而空之。不謂之有見於空乎。金剛經

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故見色。見也。而非我也。見空。見也。而非我也。其為虛妄一也。或問空而不空矣。豈非所謂先行之先與。林子曰。莫為之先者。先也。空而不空。而不空者。其先乎。而天地。而日月。而星辰。而山嶽河海。而昆蟲草木。皆其先之所行。不空而空也。

林子

門人游萬雋校

真我昌言

或問何者謂之我。林子曰。我也者。我也。何者。謂之真我。林子曰。真我也者。真我也。夫既曰我。而又曰真我。敢問何謂也。林子曰。我也。而天地。我也。天地。我也。而虛空。我也。故以我而我之。而我在我。我我也。以天地而我之。而我在天地。天地。我也。以虛空而我之。而我在虛空。虛空。我也。

其我言
林子曰。我其非我乎。非我其我乎。而上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上之者。皆虛空也。其皆我乎。其非我乎。下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下之者。皆虛空也。其皆我乎。其非我乎。東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東之。西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西之。而南而北。而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南之。而復北之者。皆虛空也。其皆我乎。其非我乎。蓋天地特我虛空中之一器爾。一器之內。日月

臨焉。星辰繫焉。雷霆鼓焉。風雨潤焉。山嶽峙焉。河海流焉。與夫靈而爲人。蠢而爲物。而散殊於一器者。何者。非我方寸中生。生不息。神變無方也。由是觀之。虛空我也。而天地一器。乃我虛空中之一方寸爾。故我虛空也。而未始儒也。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尚矣。而帝天下。則有庖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唐放勳氏。虞重華氏者。王天下。則有夏后氏。禹。商曰成湯。周曰文王。武王者。相天下。則有周公。師萬

世。則有孔子。孔子傳之曾參。曾參傳之孔伋。孔伋傳之孟軻。從古以來。至於今。自今以往。而至於千萬世之遠。而聖人。而君子。而善人。諸凡有以儒名者。其皆我乎。其非我乎。非我。是我。而寂感於我虛空中矣。我虛空也。而未始道也。若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尚矣。而六御天尊。則有昊天玉皇上帝。東極青宮度生上帝。玉虛上宮天皇大帝。週天星主北極紫微大帝。太微南極長生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五方五老。則有東方青靈始老九炁天君。南方赤靈丹老三炁天君。西方鬱靈皓老七炁天君。北方玄靈真老五炁天君。中央元靈黃老一炁天君。從古以來。至於今。自今以往。而至於千萬世之遠。而天仙。而地仙。而人仙。諸凡有以道名者。其皆我乎。其非我乎。非我。是我。而寂感於我虛空中矣。我虛空也。而未始釋也。若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千百

億化身釋迦牟尼佛尚矣。而有以祖稱者。初祖迦葉。二祖阿難。二十八傳。則有達磨。達磨西來。五傳。則有惠能。是謂三十三祖。有以聖稱者。二十有五聖。又有以祖師稱者。列而爲五。曰臨濟。曰瀉仰。曰雲門。曰曹洞。曰法眼者。五宗也。過去恒河沙無數佛。現在恒河沙無數佛。未來恒河沙無數佛。諸凡有以釋名者。其皆我乎。其非我乎。非我是我。而寂感於我。虛空中矣。由是觀之。何者不是儒。何者不是

我。何者不是道。何者不是我。何者不是釋。何者不是我。何者不是天地。何者不是我之妙用。何者不是虛空。何者不是我之本體。故孔子。儒我。以爲儒。老子。道我。以爲道。釋迦。釋我。以爲釋。天地。用我。以爲用。虛空。體我。以爲體。無儒。無道。無釋。無天地。無虛空。而無非我也。我。而無我。無我。而我。無我。無我。無我。無我。無我。無我。

林子

門人林安重梓

頌章 三篇

性靈頌

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陰陽繼善。一點靈光。我自有之。我自去之。我不知我之所以有。亦不知我之所以去。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循循善誘。中道而立。謂我一點靈光照天照地。謂我一點靈光。徹古徹今。謂

頌

文

我一點靈光明竝日月。謂我一點靈光。幽
爍鬼神。帝堯之光四表也。文王之光四方
也。周公之光上下也。亦不過以此一點靈
光。充而大之。彌綸叅贊。而塞乎天地之間
矣。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木木相摩。火生於木。石石相擊。火
生於石。火之光也。非外。而其照也。外。水之
光也。非內。而其照也。內。而人則會木石水
火之精。以成其性焉者。豈曰內照。復能
外照。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蠢動且含靈矣。而况人乎。顧乃失
此一點靈光。而反爲蠢動之不如也。腐草
且螢光矣。而况人乎。顧乃失此一點靈光。
而反爲腐草之不如也。氣清則神清。乃名
爲神。清而輕也。而靈於天。氣濁則神濁。反
名爲鬼。濁而重也。而燐於地。夫一點靈光。
常人豈不足耶。顧乃神而鬼之。屬地而燐。
是則可哀也已。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清明在躬。無分晝夜。是雖日晝。猶
亡。夜氣不存。而此一點靈光。則固在矣。欲
仁。仁至。何遠之有。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

附述

一點靈光。其初洞然虛矣。虛而能應。其
初漠然寂矣。寂而能照。而書之所謂聖
神文武。中庸之所謂聰明睿知。夫豈其
爲上天之所獨厚者哉。蓋不過何思何

慮之體。而一點靈光。自爾而形。而著而
明。百慮殊塗。變而化之。之不窮矣。易曰。
百姓日用而不知。既日用矣。不謂之至
常之道耶。至常之道。而又有所不知者。
何歟。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
也。此乃異之之詞也。蓋日用飲食。有同
嗜焉。是雖至愚。豈不能知。又况人之於
道也。甚於飲食。而一點靈光。又我之所
自有者乎。見父卽能孝。見君卽能忠。見

孺子入井卽能怵惕惻隱。以其有此一點靈光。至常之道。日用之不可離也。夫天下孰有不飲不食之人。顧乃語之以道。而所謂一點靈光者。不惟不欲求。亦且不欲知。擬之不知味之徒。益以異矣。此

先生自根自本之教。日用常行之學。真可以考諸古而不謬。俟諸後而不惑焉者也。謹復述之。以附頌後門人林廷潤百拜謹識

心大頌

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我儒也。而非儒也。非儒而非不儒。我道也。而非道也。非道而非不道。我釋也。而非釋也。非釋而非不釋。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卽我卽儒。卽我卽道。卽我卽釋。卽我非我。非我卽我。萬物皆備。無不是我。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我非天也。亦非地也。而天地之所
以覆載者。由乎我也。無我則無以覆以載。
上而日月之所以照臨者。由乎我也。無我
則無以照以臨。下而山川之所以流峙者。
由乎我也。無我則無以流以峙。明而人物
之所以生成者。由乎我也。無我則無以生
以成。幽而鬼神之所以屈伸者。由乎我也。
無我則無以屈以伸。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太虛無我。迺是真我。寂而常感。感
而常寂。而誠神之幾。莫不由我。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

附述

道本廣大。心無邊際。故我也者。我也。天
地之內。紛紛籍籍。天地之外。空空洞洞。
無非我也。無生無死。無存無亡。若或以
生而存。抑或以死而亡。卽非真道。卽非
真心。非道非心。原不屬我。孔子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卽道卽心。卽心卽我。何生

何死。何存。何亡。道家之所謂長生者。我
也。釋氏之所謂不死者。我也。四大假合。
終歸於盡。是亦可得而我之乎。廷潤不
自揣分。竊述微旨。謹撰心頌。嘗以呈諸
先生。先生曰。天氣也。氣有時而壞。而其不屬
氣者。我也。得而壞乎。地形也。形有時而
裂。而其不屬形者。我也。得而裂乎。先天
先地。無氣無形。余所謂未有儒。未有道。
未有釋之先之道也。寂然。寞然。聲臭俱
泯。余惡得而言諸。汝又惡得而頌諸。汝
今既述而頌矣。姑且存之。以與諸生共
之。庶或因頌悟道。識我識心。若也不先
三綱。不植五常。不明心身。不知性命。而
卒語之以真我之大道。失其欄柄。索之
茫茫。億擬想像。是豈
先生有漸之教。實地工夫也哉。孔子曰。下學
而上達。孟子曰。不成章不達。孔孟且然。
而况後之學者乎。廷潤於是而知孔門

所相授受之心法。既曰良背。又曰行庭。迺真下學之初基。成章之積漸也。復述教言。以悉心頌之。所未備云。門人林廷潤百拜謹識。

道一頌

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歷古聖人。只此一心。惟此一心。非五行心。夫焉有倚。非中心心。是心是聖。是聖是心。無方無體。包羅天外。天上天下。孰與爲對。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儒曰知性。釋曰見性。見性性見。知性性知。非眼能見。見不屬眼。非智能知。知不在智。非眼非智。真見真知。真常得性。亦復如是。教雖有三。其道惟一。拜手稽首。三教先生。釋老之教。與上智道。上智之士。古今所稀。故子罕言。曰仁曰命。性與天道。其孰能知。惟世間法。民可使由。變而通之。與民宜之。歸儒宗孔。宗孔之儒。天下萬世。莫

之能違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

附述

夫道一而已矣。而教則有三。譬之代君
理政。各有司存。故儒之教。教以人倫。日
用以立本也。道之教。教以心身性命。以
入門也。釋之教。教以本體虛空。以極則
也。故嘗合其三而一之。立本者其儒乎。
入門者其道乎。極則者其釋乎。一之而
未始不三也。又嘗分其一而三之。各自
有立本。各自有入門。各自有極則。三之
而未始不一也。然而道釋之道。不可使
知之道也。豈其以立本爲先耶。古人有
言曰。必須了得世間事。然後方能出世
間。又曰。天下未有不忠不孝。而能成仙
作佛者。蓋忠孝乃世間法。以立本也。本
立而道自生。故庸言庸行。民可使由。而
不可使知之道。此其立本矣。存心養性。

所以事天而不可使知之道。此其入門
矣。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不可使知之
道。此其極則矣。故不先之以立本。則無
以爲入門之基。不先之以入門。則無以
爲極則之地。由立本而入門。由入門而
極則。固其序之不可亂也。如此。或問乎
先生曰。夫子其儒耶。其道耶。其釋耶。先
生曰。余不知有儒。余不知有道。余不知
有釋。而余之道。乃未有儒。未有道。未有
釋之先之道也。而先生之所謂未有儒
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者。豈非所謂
太虛同體耶。若曰我儒也。我儒之孔子
也。卽不名儒。卽非孔子。我道也。我道之
老子也。卽不名道。卽非老子。我釋也。我
釋之釋迦也。卽不名釋。卽非釋迦。故我
不知有儒也。不知有孔子也。太虛而已
矣。而所欲不踰矩。我不知有道也。不知
有老子也。太虛而已矣。而無爲無不爲。

我不知有釋也。不知有釋迦也。太虛而已矣。而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此三教之大原。而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也。門人林廷潤百拜謹識。

